

希望湧泉

太平區社區生活營

社團法人臺灣圓愛全人關懷協會 廖瑞如

我第一次見到陳哥，是在他小學六年級即將畢業的時候。他是我任職的太平全人關懷中心國小陪讀班裡的成員，靦腆害羞、沉默內向、缺課連連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。

103年5月接任圓愛青少年社區生活營太平區輔導老師，孩子對我充滿好奇，我對孩子也是。對於陳哥這個不常出現但即將成為我學生的害羞小男生，我對他有一肚子的問題想了解。詢問曾帶過他的國小陪讀班的老師，我了解了他的家庭背景：陳哥從小父母離異，彼此都分別了各自的家庭，雖然他與爸爸同住，但爸爸給他的照顧卻不多，更多的反而是精神與肉體上的折磨。陳哥父親是一個很兇的人，我親眼見過他對陳哥的同父異母小弟擱巴掌，才一下，讀小學一年級的孩子臉頰上就出現了火辣辣的紅色掌痕，嘴角並滲出血絲。處罰孩子的原因，只是因為孩子在放學後沒有等爸爸來載，而自己走來陪讀班。這就是陳哥的家庭，他在一個不小心做

錯事，就會被狠狠修理或威脅的環境裡長大。從那一刻起，我終於了解為什麼這孩子會如此地內向、不愛說話。

升國一的暑假，在極力邀請及溝通之下，陳哥開始比較穩定地來生活營接受陪讀。暑假安排較輕鬆的課程，除了課業學習之外，還有一些趣味的團康遊戲及才藝，如烹飪。陳哥對烹飪及藝術很有興趣，也只有在這些課程上，才能夠看到他較多的笑容。他是一個很有想法的孩子，在需要創意及思考的課程上，他的創意蘊露無遺。在藝術的課程上，記得有一次為了聖誕節即將到來，我要求所有國中社區生活營的孩子，必須繳交一張創意聖誕樹的草稿圖，陳哥當下雖然說他不會畫，但最後他還是願意嘗試畫出各種不同的草稿圖。雖然在發表自己的設計理念時他講不太出來。但我看見了他的用心，其他的孩子也看見了，最後他的草圖票選進入選了前三名。

在一整學期的生活營快結束時，陳哥雖然還是很靦腆，但開始變得不一樣了。他不再缺課，總是天天報到，也不再對許多事情都保持沉默，會在課堂上發表自己的想法，有時甚至會講個冷笑話，笑容也更多了。他的臉上不再是一號表情，他正學著把自己因家庭因素所長期被壓抑的喜怒哀樂，慢慢在社區生活營中表現出來。

我在訪談中問他：你覺得來社區生活營有什麼好處？他沉默一會，回答我說：「我覺得在這裡比較放鬆，壓力沒有那麼大。在家裡，我總是覺得很緊張，所以我喜歡這裡。」當下，我看見他如釋重負的笑容，不由自主地也跟他一起微笑。雖然他無法改變自己的原生家庭，但他還是很開心，有社區生活營這種地方，讓他能暫時遠離受壓抑的環境，來到充滿笑聲及打鬧聲的地方，重新發現自己原有的情緒，也重新看見不一樣的自己。

陳哥這綽號，是其他孩子大約在他國一下學期時為他取的。因為他放學後，總是會跟已經寫完功課的中低年級國小生一起玩耍，他不輕易發怒，也總是願意傾聽別人的故事，對這些小孩來說，他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大哥哥，他們很喜歡他，所以陳哥這暱稱從那時起就不脛而走。我記得今年5月，社區生活營的學生一起參加了一個體育活動，比賽項目中有一個3對3鬥牛，原本參加的一組，因為當中一名成員臨時有事不能參加活動，我讓陳哥頂替了那名成員的位置。他剛開始雖然拒絕，因為他自認自己不會打籃球，但在其他組員及我的懇求下，他勉強答應。比賽當天，小組的其他成員並不看好他，所以只要求他防守就好，但萬萬沒想到的是，他做得比他們想像中更好。他認真防守，讓其他成員可以無

後顧之憂地盡情進攻，也讓隊伍一路打到了冠亞軍賽。雖然後來因成員主將腳受傷而不得不棄權，使小組沒有拿到任何名次，但當下小組成員都真心覺得陳哥很棒，若沒有他，也許他們打不進冠亞軍賽。那場比賽，無疑地也讓陳哥自己發現，他比自己想像中更有能力，其他同儕，也終於知道陳哥這綽號是名副其實的。大概從那時刻起，他開始變得很不一樣，他不再懦弱，不再總是說自己做不到，他開始嘗試之前不曾做過的事情。現在的他，是國小生及同儕眼中獨一無二的陳哥，既是溫柔的大哥哥也是堅毅可靠的好夥伴，而在我的眼中，陳哥將有無限的可能。

